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
第一回 孟蘭盆佛爺揭諦 補陀山菩薩會神

詞曰：春到人間景異常，無邊花柳競芬芳。香車寶馬閒來往，引卻東風入醉鄉。醜剩酒，臥斜陽，滿拚三萬六千場。而今白髮三千丈，還記得年來三寶太監下西洋。

粵自天開於子，便就有個金羊、玉馬、金蛇、玉龍、金虎、玉虎、金鴉、鐵騎、蒼狗、鹽螭、龍纏、象緯、羊角、鶉精，灑灑肫肫、灑灑稜稜。無限的經緯中間，卻有兩位大神通：一個是乘太陽之真精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一日一周；一個是乘太陰之真精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盈虧圓缺。正所謂「日行南陸生微暖，月到中天分外明」也。地辟於丑，分柔分剛，便就有個三社、三內、三界、四履、四裔、四表、五字、五服、五遂、六詔、六狄、六幕、七墀、七壤、七徑、八甄、八紘、八埏、九京、九圍、九垓、鎮、望、緊、大千億萬，閻浮嶮堆，臘臘莽莽，峨峨嶽嶽嶽嶽，無限的叮嚀中間，也有兩位大頭目：一個是形勢蜿蜒磅且礪，奇奇怪怪蒼蒼，靜而有常，與那仁者同壽；一個是列名通地紀，疏派合天津，動而不括，與那智者同樂。正所謂「山色經年青未改，水流竟日聽無聲」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。故人生於寅，便就有個胎生、卵生、形生、氣生、神生、鬼生、濕生、飛生，日積月累，盈天地之間者。唯萬物林林總總，億千萬劫，便又分個儒家、釋家、道家、醫家、風水家、龜卜家、丹青家、風鑿家、琴家、棋家，號曰「九流」。這九流中間，又有三個大管家：第一是儒家，第二是釋家，第三是道家。

哪一個是儒家？這如今普天下文廟裡供奉的孔夫子便是。這孔夫子又怎麼樣的出身？卻說這個孔夫子生在魯之曲阜昌平鄉闕里，身長九尺二寸，腰大圍，凡四九表，眉有一二彩，目有六四理。其頭似堯，其頰似舜，其項似皋陶，其肩似子產。學貫天人，道窮秘奧，龜龍銜負之書，七政六緯之事，包羲、黃帝之能，堯、舜、周公之美，靡不精備。刪《詩》《書》，定禮樂，贊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。授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，博徒六萬，達者七二人。歷代詔封他做大成至聖文宣王。我朝嘉靖爺登基，止稱至聖先師孔子。這孔夫子卻不是小可的，萬世文章祖，歷代帝王師，是為儒家。有贊為證，贊曰：

孔子之先，胄於商國。弗父能讓，正考銘勒。防叔來奔，鄒人倚立。尼父誕聖，闕里生德。七升堂，四方取則。卯誅兩觀，攝相夾谷。歎鳳遽衰，泣麟何促，九流仰敬，萬古欽獨。

唐睿宗御制贊曰：

猗歟夫子，實有聖德。其道可學，其儀不忒。刪《詩》定樂，百王取則。吾豈匏瓜，東南西北。

宋太宗御制贊曰：

王澤下衰，文武將墜，尼父挺生，海岳標異。祖述憲章，有德無位。哲人其萎，鳳鳥不至。

卻說哪一個是釋家？這如今普天下寺院裡供奉的佛爺爺便是。這佛爺爺怎麼樣出身？原來這佛爺爺叫做個釋迦牟尼佛。他當初生在西天舍衛國剎利王家，養大地來，便就放大智光明，照四方世界，地湧金蓮華，捧住他兩隻腳，他便指天劃地，作獅子吼聲。長大成人，修道於檀特山中，乞法煉心，乞食資身，投托阿藍迦藍鬱頭藍佛處做弟子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能伏諸般外道，結成正果。佛成之日，號為天人師。轉四諦法輪，說果演法，普度眾生。先度折陳如等五人，次度三迦葉並徒眾一千人，次度舍利弗一百人，次度目連連一百人，次度耶舍長者五百人，到今叫做阿羅世尊菩薩。佛爺爺身長一丈六尺，黃金色相，頂中佩日月光，能變能化，無大無不大，無通無不通。後一千二百一十七年，教入中國，即漢朝明帝時也。漢明帝夜來得一夢，夢見一個渾金色相的人，約有一丈多長，頭頂上放光，如日月之象。明日升殿，訪問百官，百宮中有一個叫傅毅，曉得是西天佛爺爺降臨東土，當日稟明。漢明帝便就差郎中蔡卞齎一道詔書，逕到天竺國，問他的道，得他的書，又領了許多的沙門來。傳到如今，日新月盛，這便叫做釋家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國開兜率在西方，號作中天淨梵王，妙相端居金色界，神通大放玉毫光。閻浮檀水心無染，優鉢曇花體自香。率土蒼生皈仰久，茫茫苦海泛慈航。

僧詩曰：

浮杯萬里達滄溟，遍禮名山適性靈。
深夜降龍潭水黑，新秋放鶴野田青。
身無彼此那懷土，心會真如不讀經。
為問中華披剃者，幾人雄猛得寧馨？

哪一個是道家？這如今普天下觀裡供奉的太上老君的便是。這太上老君卻怎麼樣出身？原來老君住在太清道境，乃元氣之祖宗，天地之根本。他化身周歷塵沙，也不可計數。自從盤古鑿開混沌以來，傳至殷湯王四八年上，這老君又來出世，乘太陽日精，化做五色玄黃，如彈丸般樣的大。時有玉女當晝而寢，他便輕輕的流入玉女的口中，玉女不覺，一口吞之，遂覺有孕。懷了八一年，直到武丁九年歲次庚辰，剖破玉女右脅而生。生下地時，頭髮已自欺霜賽雪，就是個白頭公公，因此上人人叫他做老子。老子生在李樹下，指李樹為姓，故此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陽。到秦昭王九年，活了九百九十六歲，娶了一百三十六個婆娘，養了三百六十一個兒子。忽一日吃飽了飯，整整衣，牽過一隻不白不黑、不紅不黃、青萎萎的兩角牛來，跨上牛背，竟出函谷關而去。那一個把關的官也有些妙處，一手擋住關，一手挽著牛，只是不放。老子道：「恁盤詰奸細麼？」那官道：「不是。」老子道：「俺越度關津麼？」那官道：「也不是。」老子道：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敢是要些過關錢？」那官道：「說個要字兒倒在卯，只是錢字又不行。」老子道：「要些甚麼？」那官道：「要你那袖兒裡的。」老子道：「袖裡止有一本書。」那官道：「正是這書。」老子不肯，那官要留。挨了一會，老子終是出關的心勝，只得拽起袖來，遞書與了那官，老子出關去了。這個書就是《道德經》。上下二篇：上篇三十七章，下篇八十一章。道教大行於東土，和儒釋共為三教，這是道家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玉女度塵嘩，和九咽紫霞。

時憑白頭老，去問赤松家。

瑤砌交芝草，星壇繞杏花。

青牛函谷外，玄鬢幾生華。

道詩曰：

占盡乾坤第一山，功名長揖謝人間。
晝眠松壑雲瑛暖，夜漱芝泉石髓寒。
曲按宮商吹玉笛，火分文武煉金丹。
榮華未必仙翁意，自是黃冠直好閒。

這三教中間，獨是釋氏如來在西天靈山勝境，娑婆雙林之下，雷音寶剎之中，三千古佛，五百阿羅，八大金剛，大眾菩薩，幢幡寶蓋，異品仙花。你看他何等的逍遙快活，何等的種因受果！正是：

無情亦無識，無滅亦無生。

一任閻浮外，桑田幾變更。

爾時七月五日孟秋之望，切照常年舊例，陳設孟蘭盆會。盆中百樣奇花，千般異果。佛祖高登上品蓮臺，端然兀坐，諸佛阿羅揭諦神等，分班皈依作禮。禮畢，阿難捧定寶盆，迦葉布散寶花，如來微開喜口，敷衍大法，宣暢正果，剖明那三乘妙典、五蘊

楞嚴等。眾各各聳聽皈依。講罷，如來輕聲問道：「游奕官何在？」原來佛祖雖在西天，卻有一個急腳律令，職居四大部洲游奕靈官，每年體訪四大部洲眾生善惡，直到孟蘭會上，回報所曹，登錄文簿，達知靈霄寶殿玉帝施行。故此如來問道：「游奕官何在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一位尊者：

長身闊臂，青臉獠牙。手掄月斧，腳踏風車。停一停，抹過了天堂地府；霎一霎，轉遍了海角天涯。原本是陰司地府中一個大急腳律令，而今現在佛祖寶蓮臺下，職授四大部洲游奕靈官波那。

他一聞佛祖慈音，忙來頂禮，應聲道：「有，有。」如來道：「爾時四部洲一切眾生，作何思惟？為我說。」靈官啟道：「東勝神州，敬天禮地如故。此俱蘆洲，性拙情疏如故。我西牛賀洲，養氣潛靈，真人代代衣鉢如故。獨是南瞻部洲，自從傳得如來三藏真經去後，大暢法門要旨，廣開方便正宗。為此有一位無上高尊，身長九尺，面如滿月，鳳眼龍眉，美髯紺髮，頂九氣玉冠，披松羅皂服，離了紫霄峰，降下塵凡治世。」如來聽知，微微笑道：「原來高尊又臨凡也。」當有大眾菩薩齊聲上啟道：「是哪位高尊？」如來道：「是玉虛師相玄天上帝。」眾菩薩又啟道：「玄天何事又臨凡？」如來道：「當日殷紂造罪，惡毒恣橫，遂感六大魔王，引諸煞鬼，傷害下界眾生。元始乃命皇上帝降詔紫微，陽命武王伐紂，陰命玄帝收魔。爾時玄帝披髮跣足，金甲玄袍，皂纛黑旗，統領丁甲，下降凡世，與六大魔王戰於洞陰之野。魔王以坎離二氣，化蒼龜巨蛇。變現方成，玄帝赫顯神通，躡於足下；又鎖阿呵鬼眾在酆都大洞，故此才得宇宙肅清。今日南瞻部洲，因為胡人治世，箕尾之下，那一道腥羶毒氣尚且未淨，玄帝又須佈施那戰魔王躡坎離的手段來也。只一件來，五□年後，摩訶僧祇遭他厄會，無由解釋。」道猶未了，原來諸佛菩薩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只因如來說了這兩句話，早又驚動了一位老祖。這老祖卻不是等閒的那謨。前一千，後一千，中一千，他就是三千古佛的班頭；一萬、□萬、百萬、千萬、萬萬，他就是萬萬菩薩的領袖。怎見得他是三千古佛的班頭，萬萬菩薩的領袖？卻說當日有□六個王子，一個出家為沙彌，年深日久，後來都得如來之慧，最後者，就是釋迦牟尼佛也。在前早有八個王子出家，拜投妙光為師，皆成佛道，最後成佛者，燃燈古佛是也。釋迦如來是諸釋之法王，燃燈古佛是如來授記之師父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嘗聞釋迦佛，先授燃燈記。

燃燈與釋迦，只論前後智。

前後體非殊，異中無一理。

一佛一切佛，心是如來地。

這驚動的老祖，卻就是燃燈古佛，又名定光佛。你看他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，頂上光明直冲千百丈，爾時在無上踟躕，一聞如來說道：「五□年後，摩阿僧祇遭他厄會，無由解釋。」他的慈悲方寸如醉如癡，便就放大毫光，廣大慧力，立時間從座放起飛鳥下來。一見了如來，便就說道：「既是東土厄難，我當下世為大千徒眾解釋。」如來合掌恭敬，回聲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」諸佛阿羅漢菩薩等眾齊聲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無量功德」老祖即時喚出摩訶薩、迦摩阿二位尊者相隨。金光起處，早已離了雷音寶刹，出了靈山道場，香風渺渺，瑞氣氤氳。一個老祖，兩個尊者，師徒們慢騰騰地踏著雲，躡著霧，磕著牙。摩訶薩道：「師父，此行還用真身，還用色身？」老祖道：「要去解釋東土厄難，須索是個色身。」摩訶薩道：「既用色身，還要個善娘麼？」老祖道：「須索一個善娘。」摩訶薩道：「須用善娘，還要個善爹麼？」老祖道：「須索一個善爹。」摩訶薩道：「既要善爹、善娘，還要個善地麼？」老祖道：「須索一個善地。」迦摩阿道：「弟子理會得了，一要善娘，二要善爹，三要善地。師父、師兄且慢，待弟子先到南瞻部洲，挨尋一遍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」老祖道：「不消你去。南海有一位菩薩，原是靈山會上的老友，大慈大悲救苦難，南瞻部洲哪一家不排香列案供奉著他？哪一個不頂禮精虔皈依著他？我且去會他一會，諦問一處所，一個善男子，一個善女人，以便住世。」道猶未了，按下雲頭，早到了一座山上。這山在東洋大海之中，東望高麗、日本、琉球、新羅，如指諸掌，西望我大明一統天下，兩京□三省，圖畫天然。自古以來叫做梅岑山。我洪武爺登基，改名補陀落迦山。山上有個觀音峰、靈鷲峰、掛天峰、九老峰、筆架峰、香爐峰，又有個三摩岩、大士岩、海月岩、玩月岩、真歇岩、弄珠岩，又有個潮音洞、善才洞、禦陀洞、縣龍洞、華陽洞，又有個百丈泉、嘯吟泉、喜客泉、八公泉、溫泉、弄丸泉、掛珠泉。山後怪石峻嶒，吞雲吸霧。山前平坦，中間有一座古寺，前有掛錫卓峰，左有日鐘，右有月鼓，後有觀星聳壁，古來叫做普陀寺。我洪武爺登基，改名補陀寺。名山古寺，東海一大觀處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古寺玲瓏海濼中，海風淨掃白雲蹤。誰堪寫出天然景？□二欄杆□二峰。

卻說老祖按下雲頭，早到了這補陀落迦山上，領著那摩訶薩、迦摩阿二位尊者，指定了補陀寺，直恁的走將進來。進了一天門，二天門，再進了上方寶殿。只見兩廊之下，奇花異卉，獻秀呈祥；雀巢雉，各相乳哺。老祖心裡想道：「果好一片洞天福地也。」摩訶薩輕輕的咳嗽一聲，只見寶蓮座下轉出一位沙彌來。摩訶薩早已認得他了，叫聲：「惠岸，你好因果哩！」把那一位沙彌倒吃了一驚，他心裡自忖道：「這等面生遠來的和尚，如何就認得我，如何就曉得我的名字？好惱人也！」心裡雖然著惱，面皮兒卻也要光。好個小沙彌，一時間便回嗔作喜，陪個問訊：「長老緣何認得弟子？如何曉得弟子的賤名！」摩訶薩道：「且莫說你，連你的父親我也認得他，我也曉得他名字。」小沙彌道：「也罷，你認得我父親是甚麼人？你曉得我父親叫做甚麼名字？」摩訶薩道：「你父親叫做個托塔李天王。原是我一個老道友，我怎麼不認得他？我怎麼不認得你？」小沙彌看見說得實了，他愈加恭敬，再陪一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原來是父執之輩，弟子有眼不識泰山，望乞恕罪！敢問老師父仙名？」摩訶薩道：「在下不足，法名摩訶薩。」小沙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好個摩訶薩，果真如今天下事只是摩訶薩。敢問那一位師父甚麼仙名？」摩訶薩道：「師弟叫做個迦摩阿。」小沙彌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也是會摩阿。敢問那一位老師父甚麼法名？」摩訶薩道：「那一位是俺們的師父，卻就是燃燈古佛。」惠岸聽說是燃燈老祖，心裡又吃了一驚，把個頭兒搖了兩搖，肩膀兒聳了三聳，慢慢的說道：「徒弟到都摩訶薩，師父卻不摩訶薩也。」摩訶薩道：「少敘閒談。師父何在？」沙彌道：「俺師父在落迦山紫竹林中散步去了。」摩訶薩回了惠岸轉身便走，出門三五步，望見竹蔭濃，只見竹林之下一個大士：

體長八尺，□指纖纖，唇似抹朱，面如傅粉。雙鳳眼，巧蛾眉，跣足籠頭，道冠法服。觀盡世人千萬劫，苦熬苦煎，自磨自折，獨成正果。一腔子救苦救難，大慈大悲。左傍立著一個小弟子，火燄渾身；右傍立著一個小女徒，彌陀滿口。綠鸚哥去去來來，飛繞竹林之上；生魚兒活活潑潑，跳躍團藍之中。原來是個觀世音，我今觀盡世間人。原來是個觀音菩薩。這座補陀落迦山，正是菩薩發聖之地，故此老祖說道南海有一位菩薩，原是靈山會上的老友，會他一會，諦問東土作何善惡。

卻說這菩薩高張慧眼，早已知道老祖下臨，抽身急轉蓮臺之上。兩家相見，分賓主坐。坐定閒敘。敘及阿耨會、多羅會、蟠桃會、兜率會、九老會、須菩會，各各種因，各各證果。爾時惠岸站在邊廂，輕輕啟道：「相見未須愁落莫，想因都是會中人。」老祖道：「勝會不常，樂因須種。」即時撤座而起，步出山門。一個老祖和一個菩薩，把個補陀落迦山細游細玩，慢挨慢詳。游罷玩罷，直上那靈鷲峰的絕頂說經臺上踟躕而坐。左有老祖，右有菩薩，談經說法，密諦轉輪。惠岸直上香爐峰上，焚起龍腦噴天香。摩訶薩走上石鐘山上，撞起石鐘來。迦摩阿走上石鼓山上，撞起石鼓來。頃刻之間，只見滿空中瑞靄氤氳，天花亂落如雨。

說經臺下聽講的，恰有四個異樣的人，頭上盡有雙角，項下俱有逆鱗，只是面貌迥然不同。第一個青臉青衣，數甲道乙；第二個紅臉朱衣，指丙躡丁；第三個白臉素衣，呼庚吸辛；第四個黑臉玄衣，頂王禮癸。惠岸近前去打一看，原來不是別的，卻是四海龍王。面青的是東海龍王敖廣，面紅的是南海龍王敖欽，面白的是西海龍王敖順，面黑的是北海龍王敖潤。爾時摩訶薩、迦摩阿位列下班，聽講已畢，看見天花亂落。龍王各各聽講，輕輕問道：「老祖、菩薩說法天雨花，龍王聽講，是何神通？」菩薩道：「是爾眾撞鐘撞鼓的因緣。」摩訶薩道：「如何是我等撞鐘撞鼓的因緣？」菩薩道：「我這個鐘不是小可的鐘，我這個鼓不是小可的鼓。」卻不知怎麼不是小可的鐘，怎麼不是小可的鼓，還有甚麼神通，還有甚麼鬼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